

鄭板橋詩傳

陳東原編

陳東原編

鄭

板

橋

評

傳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鄭板橋評傳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初版

每冊定價大洋叁角伍分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纂者

陳東原

發行兼
印刷者

上海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埠
商務印書館

A CRITICAL BIOGRAPHY OF CHENG
PAN-CHAO

By

CHEN TUNG YUAN

1st ed., Aug., 1928

Price: \$0.35, postage extra

THE COMMERCIAL PRESS, LTD., SHANGHAI

All Rights Reserved

鄭板橋評傳目次

一	我輩中人·····	一
二	生卒考略·····	七
三	貧困·····	一〇
四	范縣·····	一八
五	『 <u>灘夷長</u> 』·····	二一
六	賣畫揚州·····	三〇
七	『 <u>金陵懷古</u> 』·····	三八
八	至性·····	五一
九	情史·····	五八

十	『青藤走狗』……………	六四
十一	『元和公公』……………	六九
十二	字畫……………	七三
十三	詩……………	八〇
十四	詞……………	八九
十五	出世觀念……………	九七
十六	平民主義……………	一〇五
十七	後人……………	一一四

鄭板橋評傳

一 我輩中人

生在中國現在的這一種社會，沒有誰不受着兩重壓迫。第一是經濟的壓迫。外國經濟的侵略，使中國之產業技術斷絕了出路，於是舉國充斥無事可幹的人民，愈引起社會的擾亂。第二是宗法制度的壓迫，爲社會爲大羣的道德，受了事實所制裁，無由萌茁。這兩種壓迫是互相衝突的。人們因爲要生活的原故，因爲要在這宗法制度、經濟困難、兩重壓迫下生活的原故，不能不戴上虛偽的面具，加入競爭之場。乞求官舍，奔謁當途，遂成爲目前讀書青年的正經事業。小頭銳面，威耀鄉里，亦成爲一般的現象。這是國家社會的好光景麼？

這樣生活是很苦的——在雙重壓迫下的現在人們，原沒有誰不感有生活虛偽、衝突、矛盾之苦的。不過生活其中的，很少能够覺悟到，終爲事實所束縛。鄭板橋雖然是二百年前的人，他那時的社會卻不比現在好。宗法的壓迫比現在更甚，那是無疑義的；社會經濟恐慌或者不及現在，但他所受的經濟壓迫卻同我們一樣。他身受着這社會虛偽衝突矛盾之苦，忽然打破出來，解放了他的思想，反而得着一種極真摯爽直豪放的生活。我們若是看不開打不破的人，只要接近接近板橋，便覺得開廓多了。再若能深深瞭解了他的思想和行爲，便可見世間沒有結轡不可解的事，更沒有哽咽不可說的話。這樣人格，纔是值得崇拜的。

板橋實在是一個老成忠厚內行醇謹的人，然而那時都目爲狂。足見得這社會實在是個虛偽的東西，不能虛偽的人便是違反社會的人，便是狂了。至於

道德，好像是專以裁制無錢人的。『放蕩』『荒唐』這一類考語卻專與沒有錢而又不愛惜錢的人做朋友。板橋在未達以前，遂不免不理於人口；既達以後，社會又覺得他的清高了。板橋題畫蘭有云：『風雖狂，葉不揚；品既雅，花亦香。問是誰與友，是我鄭大郎。友他在空谷，不喜見炎涼。願吾後嗣子，婚媾結如蘭。』這是板橋針對這種炎涼社會而說的。我們在這社會中，所憤恨的，所扼腕的，所欲咒詛，所欲歎息的，板橋都爲我們抒發過了。所以我們很值得來研究板橋。

板橋名燮，字克柔，其先世或是江西人，到淮揚做官，板橋遂爲興化人。生當有清盛世，他爲生活所逼，入股做得頂好。但他是個極開拓不羈的人，所以他肆意於書、畫、詩、詞，後來都自成一家，有其不可與羣的個性。他在三十歲前是極窮的，落拓揚州，賣畫度日。他自說：『日賣百錢，以代耕稼；實救困貧，託名風雅。免謁』

當途，乞求官舍；座有清風，門無車馬。』這是他那時在揚州的生活。後來他得着一個朋友程羽宸的資助，經濟狀況稍得轉環，又肆志讀書，中了進士。遂做了十二年的知縣。後來因為不得志，罷官仍回揚州賣畫以老。

他的人格確是偉大，詩詞書畫俱佳，名聲也不小，然而沒有袁子才的名聲響亮。依詩詞說，他和袁子才是一路，都是以性情爲主的。但因為他不像袁子才那樣喜歡矜誇標榜，所以板橋的名聲就不及隨園了。

板橋的作品，只有一部板橋集，薄薄的四本。我們很費事地，纔可以從別處搜羅出一些關於他的材料。隨園則不然，他那極瑣碎的生活他自己都寫下了。我們雖然不能以此判定他倆人格的高下，然而板橋之所以爲板橋者，亦正在此。

板橋憤社會之虛偽，悍吏之當權，存着『世道盛則一德遵王，風俗偷則不

同爲惡』的心思，所以甘心做一個平民。他雖然罷官而去，卻不是不以國計民生爲念的。他的社會思想，就是希望人人都有產有業，一夫受田百畝；政治呢，他贊美唐虞揖讓的妙理。所以他雖然飲酒作畫，近於達觀，卻不是虛無主義一派。他的人格很可與陶淵明比美。

板橋是很有封建時代之道德的，這一層和我們現在的狀況不同。我們這時代，雖然宗法的制度依然存在，封建的軀殼依然完好，可是宗法社會的道德和精髓，早因爲經濟狀況之變遷而破滅盡淨了。所以板橋有些思想在現在看來很好笑，可是我們卻沒有一種新的道德去替代，這一層正是我們社會中的缺點。

例如他後來做官了，他不說是別的原因，而說是父母墳地風水好的原故；

衆人之富貴福澤遂爲其所奪，使其東門一支人久度其取魚撈蝦撐船結網的生活，這是使他心不能安的。這是封建思想，是不好的；但是能因此而待人忠厚，給人幫助是好的。他自己亦說：『夫堪輿家言，亦何足信，吾輩存心須刻刻去澆存厚，雖有惡風水，必變爲善地，此理斷可信也。』在過渡時代的社會，這話好像還可以存在，不過現在社會已根本不講什麼澆厚了。

又如他說：『夫舜與堯，同心同德同聖，而吾爲是言者，以爲作聖且有太盡之累，則何事而可盡也。留得一分做不到處，便是一分蓄積，天道其信然矣。且天亦有過盡之弊。天生聖人亦屢矣，未嘗生孔子也；及生孔子，天地亦氣爲之竭，而力爲之衰，更不能復生聖人。』這也是封建思想，現在人都曉得這話不能成立，然而現在人也多崇拜英雄，不知『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』反是者，則完全否認他人，而自己又不知建設。

如此說來，現在人的受病，和板橋也差不多。在這時代做人，要想生活的率真、痛快、有意義，至少，鄭板橋是值得我們向往的。

二 生卒考略

記載板橋生平的，有鄭方坤之鄭燮小傳，法坤宏書事，阮元淮海英靈集與揚州府志，此外大都只有斷片的記載。清朝先正事略只把他在趙甌北傳後附上一段。而這幾種都未說到板橋生卒的年月。惟揚州府志說他卒年七十三歲。鄭方坤說他是乾隆丙辰舉於鄉，丙辰是乾隆二年，而據他書考訂，都說他是乾隆元年成進士，題名碑也是這樣載的，所以他成進士在乾隆元年（一七三六）無疑。細考他集中作品，他得意時已四十多歲。例如他三十歲時作七歌，那時正窮的厲害。四十二歲時有懷舍弟墨一詩，中云：『前年葬大父，壙有金蝦』

蟻，或云是貴徵，便當興其家；起家望賢弟，老兄太浮誇。家貧富書史，我又無兒子，生兒當與分，無兒盡付爾。離家一兩月，念爾不能忘，……』足見他那時尚在窮困，正爲衣食而離家，較之後來成進士作官時的口氣，差得遠了。如此說來，乾隆元年，他已不止四十二歲。

板橋在三十歲前，原有一個兒子，不久又死了，所以集中有哭悼兒七絕五首。他後來在五十二歲時始復得一子，（見濰縣署中與舍弟墨第二書。）他那濰縣寄舍弟墨第三書，論延師傅教子弟的事，中曾云：『吾兒六歲年最小，』則是他兒子六歲時他尚在濰，那時他應是五十七歲了。

板橋是以歲荒爲民請命，忤大吏罷歸的，據法坤宏書事說：『丙寅丁卯間歲連歉，人相食，斗粟價錢千百。』丙寅是乾隆十一年，丁卯是十二年。法坤宏是乾隆十六年（辛未五月）下第歸過濰與羣賈談及板橋，那時板橋已走了。所

以板橋罷官一定是乾隆十二年以後十六年以前的事。據揚州府志說他『官東省先後十二年，』如果是乾隆十二年罷官的，那末他一定乾隆元年就做了縣令，事實上或者沒有這樣快。故不妨假定他最早是乾隆二年到的官，十三年離的任，而那時他至少也已有五十七歲。

方濬夢園書畫錄內載板橋畫四幀，就有兩幀題的是乾隆甲申，甲申是乾隆二十九年，如果他在乾隆十三年已經是五十七歲，那到乾隆二十九年時剛是七十三歲；如果說他離官時不止五十七歲。那他見不到乾隆甲申了；如果說他離官時還不到五十七歲，又明明與家書所載相反：因此我假定他乾隆十三年時剛五十七歲，這話是對的。

根據上面的假定，他是康熙三十年（一六九二）生的，乾隆二十九年（一七六四）死的。比袁子才大二十四歲，比趙甌北大二十五歲，比戴東原大三十

二歲，比錢大昕大三十六歲，比姚姬傳大三十九歲，比章實齋大四十七歲，比崔東壁大四十九歲，比汪容甫大五十三歲，等到阮元生時，板橋已卸世一年了！

三 貧困

板橋原來很窮，雖然三十歲前已進了學，也不過是個窮秀才。東走西蕩，謀事無成。三十歲時父親死了，板橋回家，那時窮的更厲害。七歌中有幾首描寫那時窮況道：

鄭生三十無一營，學書學劍皆不成。市樓飲酒拉年少，終日擊鼓吹竽笙。今年父歿遺書賣，剩卷殘編看不快。爨下荒涼告絕薪，門前剝啄來催債。嗚呼一歌兮歌偏側，皇遽讀書讀不得。

幾年落拓向江海，謀事十事九事殆；長嘯一聲沽酒樓，背人獨自問真宰。枯蓬

吹斷久無根，鄉心未盡思田園。千里還家到反怯，入門忸怩妻無言。嗚呼五歌
兮頭髮豎，丈夫意氣閨房沮。

我生二女復一兒，寒無絮落饑無糜。啼號觸怒事鞭朴，心憐手軟反成悲。蕭蕭
夜雨盈階起，空牀破帳寒秋水。清晨那得餅餌持，誘我貪眠罷早起。嗚呼眼前
兒女兮休呼爺，六歌未闕思離家。

家庭的負擔益增重，其經濟壓迫，板橋所受窮困底刺戟至大，他的豁拓大度慷慨激昂的性格，都與他少時的環境有關。此處他說有二女一兒，這個兒子不久就死了，他的哭悼兒詩有『天荒食粥竟爲常，慚對吾兒淚數行』句，足見那時飯都很少得吃。

在這時候，他也曾教過書。秀才無法，就教小書，也和現在學校畢業生無事可做便去辦學校一樣。但教書何嘗是板橋心願？所以他村塾示諸徒詩有『蕭

『驅易惹窮途恨，放蕩深慚學俸錢』句，這時他常羨望那蓑煙春雨的漁叟生活，很想出世了。

他有一首貧士詩，寫想找朋友借錢遭了人家白眼，回家時懊喪情狀及妻子脫簪典衣的光景，異常入微，很足慰天下同病之人。那詩云：

貧士多窘艱，夜起披羅幃；徘徊立庭樹，皎月墮農輝。念我故人好，謀告當無違。出門氣頗壯，半道神已微。相遇作冷語，吞話還來歸！歸來對妻子，局促無儀威。誰知相慰藉，脫簪典舊衣。入廚然破釜，煙光凝朝暉；盤中宿果餅，分餉諸兒饑。待我富貴來，鬢髮短且稀；莫以新花枝，誚此麝蕪非。（詩鈔頁三十五）

從這一首詩，更可看出他那受了窮困壓迫因而更堅其忠厚待人的至性。而在炎涼的社會中，唯有老婆是自己的慰藉者。有人說：『窮困是交情的試金石』，在這種社會，誠是如此。板橋這時不能久住在家，只得到揚州去。